B
127
N4H64
1525
V.2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讀書錄卷四

自一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口鼻有口鼻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而言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幼朋友有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之理凡此衆理莫不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既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以踐之於人倫之理必有以行之於萬物之理必有以處之所謂盡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莫不有以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同爲一理初無本末精粗之殊而窮也盡也至也則畧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乍作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吾北歸得如非復吳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初來時無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朱子遣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忝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爾所生乎

仁則一不仁則殊

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仁道之大莫能禦

仁推之千萬億物無一不通

生意無窮偶於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即成一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千李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仁道之大於此亦可見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曾點言志只是箇仁字

滿招損謙受益即謙卦虧盈益謙之意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漢唐歷代治天下純是人欲之私帶些子天理於其間

開眼六十四卦皆見於天地之間

讀有卦畫之易當知無卦畫之易有卦畫之易今之易書猶可以言求無卦畫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求邵子所謂須信畫前元有易是也

萬物皆一陰陽陰陽皆一理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已知如未知已能如未能則有進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爲教之法無不效其所爲則讀書有切已之益而不爲口耳之陋矣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謹防外好以奪志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天地自然之文物物皆具如花木文縷綵色之類皆是也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體貴乎明慎並用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己外物為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着

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爲之思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聖賢之迹固當考而已之所行者又當隨時揆之以理而不必其事之同如禹稷顏回迹雖不同而道則同也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脉絡條理也循其脉絡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險阻不勝其難也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

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于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苟有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為湯矣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湯之不幸天下之幸也

天之生物一本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而其所以為是陰陽之變者太

極也
聖人言太極就陰陽中指出此理以示人元不曾離陰陽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不曾外陰陽而言道也
一分而爲二一即在二中而一之本體未嘗分也二分而爲四一即在四中而二之一則未嘗少也四分爲八一即在八中而四之一又未嘗減也以至八分爲十六十六分而爲三十二三十二分而爲六十四一則隨所分而無不在而其分之至則自若也蓋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一隨生隨在者分之殊也六十四根於三十二三十二根於十六十六根於八八根於四四根於二二根於一者理之一也理之一

各貫於分殊之中分之殊畢統於理一之內分之殊若分矣而理之一則渾然無所不包實未嘗不合也理之一若合矣而分之殊則粲然各有條理實未嘗不分也分而合合而分斯所謂一以貫之者歟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天陽地陰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鬼神也故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陽之能伸者神陰之能屈者鬼二物也伸極而屈者神之鬼屈極而伸者鬼之神一物也二而一一而二知道者默而觀之

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溫生熱生寒生凉生日生月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金生人生物

生獸生禽生生之多蓋不可勝窮也而皆本於一生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靜而生陰鬼也鬼神者其太極乘氣機而屈伸乎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萬物之形著者其始也甚微

河圖虛其中以爲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由是以生邵子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也

畫前之易不待卦畫而已著者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

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爲異端

二程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

直是要求實理實理之名雖在書而實理之理則在理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讀書當着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文字言語所纏繞矣

因閱畫伏羲八卦小圓圖貼於壁上觀之覺有流動之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纔言象便非眞因象以識其眞則在人焉耳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觀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尅核之甚也

老子道德經常無欲以觀其妙應上文無名天地之始常有欲以觀其徼應上文有名萬物之母

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切於學者之身心愈讀愈有味

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地之化育默契爲一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但中庸言已契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爲一是以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言其實無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夫子發莫我知也之歎蓋當時之人雖知夫子爲聖人但雷同知其名而已實不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知聖人所以爲聖人如愚之顏一唯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於斯之際子貢雖未能盡領夫子之歎若後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綏來動和之論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矣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偶食桃梅桃樹接梅枝結實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學爲善皆貴乎熟不獨仁也苟爲不熟焉得其味之美哉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君子熟於公正小人熟於私邪

理象數辭易備焉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只是天也

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理氣象數之外無餘物

大小大道理吾心恍而不能言

舉此以告人人其信之乎吾其誰告之

毫私不有渾渾乎其淡大也

融釋與道爲一

元來學不可有爲有爲即人欲而非天理矣

觀天之道皆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

冬成物人之道亦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
行禮智若有爲而行即私而不公矣

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
稱之有自矣夫

商書數篇光明峻潔眞其所謂灝灝者也

典謨仲虺成湯伊傳諸書尤切於學者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即隔一重矣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
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遜志時敏允懷
終始典學皆爲學之功乃來道積于厥躬厥德修罔覺皆
爲學之效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下文即繼之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葢學古訓即所謂求多聞事不師古之事即時惟建事之事非有二也求多聞猶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耳必謂資之人可乎

既乃遯於荒野暨厥終罔顯只是甘盤隱遯不顯于世耳當以朱子語錄爲正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葢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揔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無所爲而爲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

無所爲而爲猶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有所爲而爲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也謂之仁可乎

如乍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發無所爲而爲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卽有爲而爲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狂者也

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瞽者鮮不忽易而欺紿之於此亦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于數千載之上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洪範籌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爲盛衰

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則亂有天下國家者皆當親君子而遠小人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也

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汚苟賤搖尾乞憐

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邪正相爲勝負久矣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歷觀自古聖君賢相之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只是說性情

衆妙之門猶道義之門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程子曰予之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耳不但讀易之法如此他書皆然

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於語言而不得其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眞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然漫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

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

先天圖都觀坤艮坎巽乾兌離震以至復皆前天地之往順觀自復震離兌乾巽坎艮以至坤皆後天地之終往者推其往而無極來者推其來而無窮所謂引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推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

占卜古爲大事舜欲禪禹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洪範稽疑專以卜筮爲主大誥洛誥諸篇凡征伐定都大事皆歸重於卜以是知占卜古爲大事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寡欲省多少勞擾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余合理否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爲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顔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因無窮盡故無方體若有窮盡則有方體矣

凡卦六爻以初二三四五六爲主以所値九六之爻爲客所謂周流六虛者也

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値奇偶居之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卦畫可見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道哉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清不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過惡揚善非剛明者不能故于大有言之内剛外明大有也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雷電風雲雨露霜雪之類皆氣聚而有聲有形既散則無迹矣神矣夫

細看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有聚必有散雖散有大小遲速之不同其散一也

謹守下學自能上達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修不可專尚剛強夬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爲也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輳起來則皆貫於一諸子之書非無嘉言但欲一一合輳爲一則有不通者矣

理直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默識之可也

理直要心得難以言語形容之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如太極圖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中來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

◎此圖中一小圈即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陰爲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爲之根方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陰陽相根理氣混合元無間斷先後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山之象一陽剛也石也二陰柔也土也觀之山可見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葢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馳也葢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須是於手足

之類事事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能弘人也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葢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解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

余見說太極者多矣尚非實得眞說夢耳

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

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理旣無形安得有盡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水或一鍾水或一盂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鍾一盂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

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

後人開口論性天道而其理益隱矣

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爲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

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已之學也
聖賢專以爲已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近見性與天道誠有不可得而聞者
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
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爲講語之類使學者誦習全文爲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也甚矣

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有不通者矣故曰致遠恐泥

聖賢之書統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亦有純粹者取節焉可也

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誠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氣象

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後儒纂集雜說語錄附諸經書條下有語同而數處皆見者幾於曰若稽古三萬言矣

各經四書註脚之註脚大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四書正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脚大繁多

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之歎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泛觀小註中諸儒之說
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
之可也

外慕者皆不知其味也

知理之大則知萬物之小形而上者無窮也

天地間無別事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

太極圖右半陰中之陽即程子所謂靜中有物乃十月純
坤中之陽也

理一分殊開眼便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人倫
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矣

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爲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鳴之意亦如此

觸目皆物物物識其理所謂眼底無全牛也

要當於有形處默識無形之理所謂費而隱也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大公無我眞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也

實當修其在己名無恤其在外

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靜思善皆己分之當爲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纔爲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在外者皆不可必在己者皆所當求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只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修之者賢

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寛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

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

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螢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敎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

如崖石上草木豈有種皆氣化而生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勿敢折獄上山下火火爲山揜明不燭遠故有此象

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人物有種之後則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無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壤暴曬焚燒其土俾草木之

遺種根蘖皆盡然一得雨露滋澤風日吹晅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化而何又若腐草爲螢朽木生蠹濕氣生蟲人氣生蚤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爲不然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爲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錄諸說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

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入處若無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復以數萬言釋之人亦不能有得也

二程因遺經而得不傳之遺緒今之傳註可謂發揮詳且明矣而學者莫肯盡心其間何邪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聖賢教人皆畧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

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畧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于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眞得于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慮甚遠而有益于學者甚大

易書春秋誠有不可强通者只當闕其疑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易書春秋以數千言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

者缺其不可通者

大汝言和汝氣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五常之本也問道五常之一也

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爲不出耶果非耶何其旣出而好之者衆耶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旣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耶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耶余皆不知其故也

三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三矣

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閑正非聖

賢吾誰望邪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夷服夷音夷行人皆知惡之而有不惡者何邪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
他書非無修己治人之法但散出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文簡而包括無窮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于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大學八條目功夫一節不可缺

大學之道其至矣乎不行於世也古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大學乃諸書之括例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經傳究竟而不可言者所謂密也

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

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
也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
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
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舍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未之有也

漢唐宋之治所以苟簡而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不能盡
大學之道耳

唐太宗欲興禮樂可謂不度德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爲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
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
以私昵爲治則以雜覇於人倫之序與和者蔑如也使有

大儒生其時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如三代之隆邪不然則亦無如禮樂何也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理極難說大抵神妙不測不問遠近幽淺大小精粗無乎不在

可見者是氣氣之所以然便是理理雖不離氣而獨立亦不雜氣而無別

看來理一齊皆具而無一物能外之者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天地生人物不是旋安排箇理來與他蓋合下便已都定

了無添無減無多無少萬古只如是有此理便有此物有此物便有此理元不相離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易之卦爻象數皆是天生的

爲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易從至微以到至著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畫前之易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昭然已具也

挺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皆爲氣所隔昏蔽之極殆與物無異

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

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

此理眞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喩之即滯於形器矣

不可以方所求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即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邪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邪

太極圖一以貫之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吾道一以貫之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讀之千古可見其心老莊之言回邪艱阻使讀者不可摸擬此其所以爲異端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巳譽巳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然

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復明

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爲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工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巳

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此有深意

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

敎涵煦而然也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聖人爲治必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故衣食飽煖足矣若過求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而有道者無足觀也必若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爲也是則衣食取足者天理之公過爲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謹之

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倫理故曰高而無實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讀書錄卷五

易大象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不已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重復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畱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畱獄火照有明意山靜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畱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

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爲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即明故曰以自昭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象之

機不可妄發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此意近老子之術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宜經綸以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通君子宜不遑安處以濟其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王明罰取火之意勑法取雷意

以茂對時育萬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無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涖衆之道也
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繼照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沒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曆明時取革之義
類族辨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
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講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辨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木上有水井其出無窮君子勞民勸相亦無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無水不容故爲師君子法之亦當無物不容也天下

有風鼓物無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巽風有漸次柔入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丁寧其命於再三以行事則入人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沓而至聲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艮內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自地出爲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小以至大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我以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爲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而不可驟

風行地上無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無不周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窒礙而有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行育德觀蹇之象則當反身修德

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義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違而為訟君子觀其象作事謀始則訟端絕

只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亦可見

君子議獄緩死出於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聲向闃寂嚮晦入宴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庶政取火之義

無敢折獄取止義山下有火明不能燭遠故其象如此
制度數議德行節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虛二體則中實中虛如心之無物中實如
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以慎辨物
居方辨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水下凡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遏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意養育其
德取山義
澤上於地（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祿取澤下之

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愼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雷雨作解赦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彝之自然異者制行之當然
君子需時飲食宴樂以需之也
隨自入之晦而宴息隨之大者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于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脩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屨賤踊貴之說矣

先儒謂肉刑于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黑中之白白盡即爲陽非自右而左也左邊白中之黑黑盡即爲陰非自左而右也但假象以顯義姑以黑白分左右耳

靜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靜亦自此起非有二也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聖人大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無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雲氣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匝則無間矣

想韓文公敬太顛只是被他說着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濤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爲學以四書爲本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漢唐以來正教與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諸君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經天而爝火自息有志之士宜熟讀精思而力行庶不負先正之教云

四書滿天下眞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人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

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乎身心則有實用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伊傳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爲大也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傳周召矣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麗明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

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艱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者也及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

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静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無限事是易之藴下民雖所稟之性皆同而其實拘于氣質愚昧無知者多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端怪誕之說分明理所無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見其無知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于空虛氣稟下則惑于罪福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値心不存則雖至

近者亦莫識其爲道矣

程子釋中庸鳶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遯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

惟心明則映得理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

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

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養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淸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

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于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正與不違如愚互相發

事來不問大小即當揆之以義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

公於己者能公於人私諸人者由私諸己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于千餘年俗學

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粲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法言澁而晦中說暢而淺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中說勝法言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苟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默觀太極圖與已一一契合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雖有要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也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須彌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彌以理言

程子揭敬之一辭示萬世爲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爲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理無影就事可默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得此一證則此理萬古常存而可知矣

理為主氣為客客有往來皆主之所為而主則不與俱往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雎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獺得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萬殊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烏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為形氣所拘于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

天將陰而穴居者先知如蟻出而鶴鳴于垤是也以此見物物各有一性

至微之物尤可見其性識之靈常看蟻出穴者雖行百步之遠一往一返行列不亂而又不迷失故穴非其性識之靈能若是邪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

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滋而天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晦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以氣稟言某以人欲言

犬至賤而有義主家雖貧甚而不去亦可見性無不在也

鳥逮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鳥性巧如燕作巢之類可見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鴻鴈之避寒暑鶢鶋之避風皆其智之一端

鳥獸皆知寒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菴朱子所謂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

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德也誠即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與

一而無二

內外合一性與理無二致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人爲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爲之愈也

性一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實則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然也

萬變不齊者皆氣之所爲而理則自若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此理爲氣所挾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其體則一也

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余特述以明己意耳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一致欺人實所以自欺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爲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爲氣所揜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處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此理經宋儒大加發揮之後粲爛明白真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爲惡非性之外别有一物爲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畧有與人計較短長即是相滓消融未盡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亦如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葢當體皆具亦無至亦無速

理只爲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蔽隔則天理明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淸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于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星命家最惑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已有人于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卽溺入火卽焚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卽不焚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乎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强壯乃恃其强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程子曰修養之引年爲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觀無逸耽樂之戒則祈天永命者誠有在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權謀術

數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眞爲善矣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讀書錄卷五

讀書錄卷六

讀陰符經雜言并序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間閱其書而錄所得之語如左

上篇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亨利貞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賊者仁義禮智信天性者即天道天行五賊之德具於人心者也人心萃理氣之靈有作爲運用之妙觀天道執天行見五賊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我皆由此心而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陰符經之至要至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上兩節而

言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能伏藏者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能伏藏者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藏拙者誠能變拙爲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於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收伏藏之效矣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之修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虧理之自然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人物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物安矣盜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病矣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一身得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安人能合天地自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者習於目而不察其理也

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五盜之謂也

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盜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稟之偏也君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微矣深矣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

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恩之謂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潔而無私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陰符經雜言終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宜也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

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潛體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無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眞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卽休元不少動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

外慕者內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巳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巳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巳生時此理不是後一以貫之

應事旣以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巳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羣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爲敬之義精矣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纔到理處便難言

滯於言則愈蔽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天何言哉卽無極之妙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
古人之相業伊傳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淺
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爲本
春秋謹嚴不止於謹華夷之辨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
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春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興師以正任師得人吉人之大者

師卦辭最明

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興師之義既正又得丈人爲之主師在我者先勝矣征伐其有不克乎

纔說理便無可言者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歟

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非衰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即物而道存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爲

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

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凉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天地毀則無以見聖人之心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

天心豫本於吾心豫

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余直不欲妄笞一人前時妄笞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然而足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淸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定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只爲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理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侯令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閑於禮教者一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糜軀之禍而不肯易其節非所惡有甚於死者能然乎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字雖人制而其理實出於天如一而大爲天二而小爲地之類可見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離☲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已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而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舍而不求爲忘求之太過爲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嬖董賢男色之溺人也如此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率類此

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合仁義禮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言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說大道隱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明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丙吉爲相上寛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淸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淸淸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淸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

蟲不得不鳴者理也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爲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

亦不能貫通爲一眞無用之贅言也

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恒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姦而卒不能遠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聖賢學性理學其本衆人學詞章學其末
所以爲學者只爲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
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旣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
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求工求奇徒弊精
神於無用其失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二者君子必愼所取焉
君子如玉反復觀之溫潤瑩徹無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之心久矣
雖無陳豨之事殆必不免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
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豨

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葢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照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

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愛流而爲淫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二而一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先儒謂曹操之死於分香賣履細碎之事無不區處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姦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臣於操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羣臣因是勸曹即眞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觀此一言已以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葢昭然已露又豈臨死姦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

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天下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無二心

道體本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形容道體之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盡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溫太眞爲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得至絕裾而行千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眞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揜其失也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

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葢人之大節莫過于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居內地非所宜不徙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綱頹弛戎狄亂華皆如二子

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性外無道率性即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理眞實無名

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

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于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

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無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覇以德行仁者王論王覇之分莫切於此

守約者爲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所博者是則自得其要所博者非則不能守約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爲支派者也

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一源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螻蟻之微或悞戕之卽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端非由外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

待人當寬而有節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覇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伯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己

私耳

漢治分明是覇如高帝爲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處虎常有跋扈屈強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御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不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物之性無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之全體大用無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文帝於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

孔子因道不行於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漢初之將桀驁中興之將循謹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人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大狹而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幾也

慾有水意故窒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眞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爲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爲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爲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爲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爲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爲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辨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爲小人甘嫡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

叅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爲正二五爲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失之者衆矣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畧者反此

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

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

精一是工夫允執厥中是功效

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太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爲善不順則爲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顯分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艮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箇臣斷斷猗止實能容之此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蓋理無窮盡故聖賢之書亦無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焉是皆理之自然不

能巳也

天地不以萬物巳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巳言而不言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而後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巳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巳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凡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有入矣

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不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爲好惡二端而已

喜哀愛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眞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

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閒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讀書錄卷六